

影 鬼

著 峰 少 張

平 北
館 書 印 東 震

1 9 3 0

影 鬼

著 峰 少 張

平 北
館 書 印 東 震
1930

1930.4.30 出版

1—2000 冊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北平宣內絨線胡同震東印書館發行



著者肖像

序

這本集子，是我的契友——張君少峯近三年中作品的結晶。當牠被搜集而要付印的時節，他曾把牠捧送給我，——請我替他改正，並加以批評。

我是個研究醫學的，對於文學作品，當然是個門外漢。所說改正和批評，我實在承受不起。不過，在我讀完了這本集子後，心中起了一種異常的反應：其初，我讀着張君的作品，覺得牠結構的巧妙，文詞的柔媚，命意的滑稽和諷刺，不由得我要笑。但是，仔細咀嚼一下，我覺得張君的作品，不只是結構的巧妙，文詞的柔媚，命意的滑稽和諷刺。而牠最使人感動的地方，確是，寓意的深刻，筆風的銳利，將社會的黑幕，和人心的冷酷，都揭穿了。使我感覺世界上空虛的可怕，而至於要哭。

近來作品中，有能使讀者笑的，——像滑稽小說；有能使讀者哭的，——像哀情小說。魯迅先生的作品，——吶喊，彷徨，能使讀者苦笑，所以他自成一種作風。而張君的作品，能使人興奮得忽哭忽笑，這是他和近代作家不同的作風。

摘出張君全集中的金陵故事一篇，來作個例。金陵的故事，是描寫一個淫蕩女子，去賄賂男子，用筆的滑稽和諷刺，幾令人捧腹大笑。而描寫失戀的痛苦，形容愛情的虛偽，又令人可悲。

我因為對於文學素無研究，只能就我所感覺出來的，在張君付印這集子時和讀者諸位談談，或者張君作品還有更精彩的地方，和缺陷的地方，只好請各位讀者更加批評。

九，一九，十二，十四。

趙瑞亭序于北平

小引

近來有許多的小說家，在他的短篇創作搜集付印時，多半將其全集中的一篇抽出來作全集的名稱。這種辦法，我始終不大同情，因為其中的一個題目，決不能代表全集的意思。所以我付印這本集子時，我找了個新名——**鬼影**。

在我過去，描見許多的危險，——在戰場中，在斷頭台上，在黃浦江中，在失戀後；在每一段危險過去後，我總覺得那危險過好玩的，不忍放過去，使用小說的筆法，去記載當時經過的事實，三年後，而纔集成了這本集子。所以，這本集子，也可以說，我生平所遭遇的一個紀念品了。

危險終久被迭次奮鬥過去，現在，我依然無恙，這是多麼榮幸！在九

死一生的我，還能夠自己瞧見付印自己的紀念品時，怎麼不找個吉利的名子，而單把這本集子叫着兇惡而飄蕩的鬼影？這是我的朋友在我找妥這名稱而付印時節質問我的話。

不過，在我想，我雖戰勝了種種的危險，至今而殘留下個我。但是，我只承認留下我的軀壳。我的精神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兇惡的人心，所絞死了：早已葬在戰場中，斷頭台上，黃浦江中，愛人的懷裏。這過去用小說筆法描寫出來的事實的作品，是我死去的精神的遺跡，是我死的精神的結晶，所以名之曰鬼影。

我付印鬼影，既不是在社會上表演我的藝術的手腕，文學的價值，更不是要社會的人們歡迎；是自己給自己散計聞，自己追悼自己。但是，我要把牠獻給我親密的朋友，叫他們對於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凶惡的人心

所絞死的我所留的精神的遺跡，精神的結晶——鬼影，留下點眼淚吧！

我還要將牠散佈在酷冷的社會上，要使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兇惡的人心，所絞殺而未氣絕的人，噴着這鬼影，而起了對我的同情，並且要激起他們對酷冷的社會奮鬥，與兇惡的人心死戰。或者，他們的將來，不落於像我自葬自己而又給自己帶計聞的怪現象。

一九廿九，十二，十四，張少峰序於北平。

鬼影目錄

(一) 金陵的故事.....	四二
(二) 白薯.....	七四
(三) 在偵緝隊裏.....	一二二
(四) 夢兆姑娘.....	一五六
(五) 黑龍潭邊.....	七六
(六) 表哥之死.....	一一〇
(七) 將來的愛人.....	一二六
(八) 王寡婦.....	二二八
(九) 走到她的墳前.....	二四一

金陵的故事

(一) 鷄鳴寺裏

今日，回到宿舍中，身上懶懶地，躺在牀上，正想着睡，米斯袁走進來了。我趕快的爬起來，讓她坐。她笑道：

「在家中無聊，出去玩玩吧？」

「好好！我正想出去玩，適纔愁着沒有伴。」我說着拿起帽子，催她出了寄宿舍的門。她說：

「我們到那裏去？」我笑着說：

「依你吧！」

「我最喜歡的鷄鳴寺：那裏又清淨，談話也方便。」她向我微笑着說。

「一好，我也合你同樣的歡喜那個地方。我們就到那裏玩玩吧！」我說着和她出了中央黨部的大門。

我一面走着，一方想着，今天真是奇遇，她居然肯到我房間來，又居然肯約我出遊，待我有點不尋常……莫非……不能；像我長的梅花一片的臉，焉配得她那種嬌艷。瘋子呀瘋子！你這不是成了癩蝦蟆了！

我抬起頭來，打住我的幻想，仔細端量她的背後，我發現出女子的美，不只是有前面，像她的背後曲線的美麗，異於一切的女子，單說她那兩個臀部被青色的裙子緊圍着，現出小巧的左右擺動，這是其他女子呈現不出來的。

我不敢再看下去，放平視線；迎面來了一陣清風，送過了一些似橄欖非橄欖的香氣來。不由我閉死眼用力吸了兩口，那香氣便跑進腹中，從腹

中又想往下跑，我急忙將牠止住。

她好像猜透了我心中所幻想的和我在她背後偷看她的情形，因為她不住的回頭，並向我微笑。她說：

「我最喜歡江南風景，蔥綠可愛；北平那地方太乾燥了，終日風塵滿面的。張同志，你呢？」

她這一問，把我適纔所幻想的及偷看的……都趕跑了，忙回答她道。

「是的，我也歡喜江南，尤其在春天。」

我們談着走着，一步一步往上去。她說：

「我到這山上已經是第二次了，但是——那燕脂井我始終沒有找着。」你願意瞧古燕脂井嗎？就在這山東坡，我說着跑到前面領路。

「這就是古燕脂井，」我指着告訴她。

「噫！這就是古燕脂井嗎？陳後主和他的妃子就死在這井中嗎？」她笑着問我：

「不錯，他們殉情了。」我嘆息着。

「真能夠情，到可以稱讚，但是，騙馬振華女士而假殉情的汪世昌未免太可惡了！」她憤恨着說。

「這種愛情之賊，提他幹什麼？」我說着催她往上走，直到了鷄鳴寺。我找着很清淨一間屋子，便和她坐下，叫寺內的住持倒上兩杯茶來，並買了兩盤瓜子，和米斯袁開始談論起來，她一面喝着茶，一面問我：

「張同志，你是山東那一縣？」

「黃縣。」

「伯父母還在吧？」

「早年去世了！」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得毋留。」她笑了。

「你的夫人美麗嗎？」

「真美麗，就像這廟裏的胖鬼。」她笑的比較利害一些。

「太謙了。你們感情可好嗎？」

「好什麼，——好，也是片面的；也許她待我好，但我可不愛她。」

「是舊式的女子嗎？」

「當然是舊式的，而且是舊式的舊式。」

「你既然不愛她，為什麼不提離婚呢？」

「噯噯！米斯袁呀！我找不出對象，離的什麼婚呢？況且像我長的這

樣醜，那個女子能愛我？不離婚，人生真意拋棄；離婚，人生真意又何處去尋？又何必增加被社會遺棄的舊女子的痛苦呢？我永久不回家，永久抱獨身主義，候到革命成功，我便歸隱這鷄鳴寺，以避這冷酷的世界吧！——我說着眼淚直流下來。

「你不要這樣傷心；容貌，並不是戀愛唯一的條件，主要的，還是俾氣，性質，學問；像你……………」

「不要再說了。米斯袁，你怎麼也和我開玩笑呢？我是不配去愛人。反過來說，我也不配教人愛的。」

住持送上兩碗素麵，我讓米斯袁吃。

「我並不餓。」她說。

「先食一點，回去恐怕趕不上吃飯了。」我催着她說。

我們吃完了飯，付上茶資，便同她走出鷄鳴寺。天色已晚，月光引路，在清淨山道上，我和她並肩且談且行；此時，我感覺着無上的快樂。」走下山來，她辭我回去。我說：

「天色已晚。北門橋又新鬧了事，我送你回去吧！」她停了一會說：「也好，不知爲什麼今天晚上使我感覺到這樣空虛。」

「怕什麼？有我呢。我說着大膽的握着她的手，她向後退了兩步，但她終久默認了。女子的手還這樣光滑柔潤嗎？我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直送到她的公館門口。她說：

「謝謝你，明天再見。你也趕快回去吧！」

我目送她進門後，使用力吸了兩口氣，自己回想今天的光景，她待我到底是不尋常；不然，她決不能叫我握她的手；尤其是在我告訴她，我要